

# 元数据

## 身份、主体与合理性- 清代闺秀家务诗词的日常化书写



- 书名： 身份、主体与合理性- 清代闺秀家务诗词的日常化书写
- 作者： CNKI
- 简介：
- 出版时间：
- ISBN：
- 分类：
- 出版社：
- PC地址：  
<https://wread.qq.com/web/reader/33042e83643425f36506f305953305a77303042367a6a37314e44583043455a4b8>

## 高亮划线

## 二、闺秀中馈诗词:新题材中的价值实现与性别

- 💡 中馈治家并非低微末技,而具有联结“修身”至“治国”的重要性 这令清代主妇们对自身肩负的性别职能产生
- 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她们借诗歌表达:
- 💡 中馈，源自《周易·家人》：“无攸遂，在中馈”，指女性主持家中饮食祭祀等内务，是儒家性别分工中“女正位乎内”的核心体现。清代闺秀将中馈纳入诗词创作，不仅是对家庭职责的艺术表达，也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实现。

### 三、闺秀女红诗词:旧题材中的女性意识新变

📌 更为重要的是,同为叙写女红刺绣的情境,清代闺秀涤瑕荡秽,一扫男性刺绣诗词的香艳情色之风, 借刺绣标榜性情:

帘卷西风冷气侵几回纤手欲停针。竹梅并绣非无意,惟托冰霜一片心。(黄韵兰《刺绣寄外》)D6P230

春日正迟迟,当窗理彩丝。鸳鸯慵不绣,只绣女贞枝。(宗粲《刺绣》)[P]

手擘香绒一缕轻,殷勤拣取众芳名。红颜大半霜前落 不绣芙蓉绣女贞。(席佩兰《刺绣》 P4)  
这三首以刺绣为主题的诗中,值得关注的是闺

秀诗人所绣之物:黄韵兰“非无意”地选择“岁寒三友”中的竹子和梅花;宗粲与席佩兰则不约而同地选择女贞作为刺绣对象。在黄诗中,女诗人在严寒时节刺绣,诗人几次想收回冻僵的手指停止劳作,却在某种执念之下继续坚持。这种执念可以理解为“寄外”的心意其中既饱含对丈夫的冰心一片,又是自我高洁端庄、不畏严寒霜冷之人格的写照。如果说竹与梅的气质风姿与精神意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指向,那么“女贞”更具有妇德贞洁的典型意蕴。

- 💡 女红在传统男性诗词中常被赋予情色隐喻或闺怨象征, 如萧纲《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中的“纤手”“鸳鸯连”。清代闺秀诗人如宗黎、席佩兰等人, 通过选择“女贞”“竹梅”等具有道德象征的意象, 重构了女红的文本意义, 使之成为表达女性贞洁、自律与精神独立的媒介。这一转变体现了她们在文学实践中对男性凝视的自觉疏离与主体意识的确立。 - 2025-11-05 21:19:03

### 四、女性家务诗词的生成:创作主体的转变

📌 在此情境下,选择家务这一彰显妇德的创作主题,成为清代闺秀诗人减小创作阻力的一个合理化途径。面对社会上反对女性诗词创作的声音闺秀诗人没有直接放弃诗词创作而是删减或回避吟风弄月的淫词丽语在闺怨相思、伤春悲秋的主题之外增加对辛勤井臼、烹调酒食、针黹女红和课儿教子等题材的书写以转移写作主题、扩大创作空间的方式减小创作阻力在男权主导话语之外自觉争取诗词写作的合理性。这既是清代女性家务诗词大量涌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是闺秀诗人创作自觉的另一体现。

- 💡 在清代, 尽管女性创作有所发展, 但仍面临“内言不出于阃”的礼教压力。闺秀诗人通过将诗词创作与“家务”“女红”等妇职内容结合, 赋予文学活动以“妇德余暇”的合法性。例如, 诗集常以《绣余草》《红余集》为名, 强调诗词创作不影响妇职责履行的从属地位。这一策略既是对男性主流话语的妥协, 也是女性在有限空间中争取创作自主的智慧体现。 - 2025-11-05 21:19:59

## 读书笔记

### 二、闺秀中馈诗词:新题材中的价值实现与性别

## 划线评论

中馈治家并非低微末技,而具有联结“修身”至“治国”的重要性 这令清代主妇们对自身肩负的性别职能产生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她们借诗歌表达:

- 中馈, 源自《周易·家人》: “无攸遂, 在中馈”, 指女性主持家中饮食祭祀等内务, 是儒家性别分工中“女正位乎内”的核心体现。清代闺秀将中馈纳入诗词创作, 不仅是对家庭职责的艺术化表达, 更是在礼教规范下对自身性别角色的认同与重构。

- 2025-11-05 21:21:17

## 三、闺秀女红诗词:旧题材中的女性意识新变

### 划线评论

更为重要的是,同为叙写女红刺绣的情境,清代闺秀涤瑕荡秽,一扫男性刺绣诗词的香艳情色之风, 借刺绣标榜性情:

帘卷西风冷气侵几回纤手欲停针。竹梅并绣非无意,惟托冰霜一片心。(黄韵兰《刺绣寄外》)D6P230

春日正迟迟,当窗理彩丝。鸳鸯慵不绣,只绣女贞枝。(宗粲《刺绣》)[P]

手擘香绒一缕轻,殷勤拣取众芳名。红颜大半霜前落 不绣芙蓉绣女贞。(席佩兰《刺绣》 P4  
这三首以刺绣为主题的诗中,值得关注的是闺

秀诗人所绣之物:黄韵兰“非无意”地选择“岁寒三友”中的竹子和梅花;宗粲与席佩兰则不约而同地选择女贞作为刺绣对象。在黄诗中,女诗人在严寒时节刺绣,诗人几次想收回冻僵的手指停止劳作,却在某种执念之下继续坚持。这种执念可以理解为“寄外”的心意其中既饱含对丈夫的冰心一片,又是自我高洁端庄、不畏严寒霜冷之人格的写照。如果说竹与梅的气质风姿与精神意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指向,那么“女贞”更具有妇德贞洁的典型意蕴。

- 女红在传统男性诗词中常被赋予情色隐喻或闺怨象征, 如萧纲《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中的“纤手”“鸳鸯连”。清代闺秀诗人如宗黎、席佩兰等人, 通过选择“女贞”“竹梅”等具有道德象征的意象, 重构了女红的文本意义, 使之成为表达女性贞洁、自律与精神独立的媒介。这一转变体现了她们在文学实践中对男性凝视的自觉疏离与主体意识的确立。

- 2025-11-05 21:19:18

## 四、女性家务诗词的生成:创作主体的转变

### 划线评论

在此情境下,选择家务这一彰显妇德的创作主题,成为清代闺秀诗人减小创作阻力的一个合理化途径。面对社会上反对女性诗词创作的声音闺秀诗人没有直接放弃诗词创作而是删减或回避吟风弄月的淫词丽语在闺怨相思、伤春悲秋的主题之外增加对辛勤井臼、烹调酒食、针

黹女红和课儿教子等题材的书写以转移写作主题、扩大创作空间的方式减小创作阻力在男权主导话语之外自觉争取诗词写作的合理性。这既是清代女性家务诗词大量涌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是闺秀诗人创作自觉的另一体现。

- 🌸 在清代，尽管女性创作有所发展，但仍面临“内言不出于阃”的礼教压力。闺秀诗人通过将诗词创作与“家务”“女红”等妇职内容结合，赋予文学活动以“妇德余暇”的合法性。例如，诗集常以《绣余草》《红余集》为名，强调诗词创作不影响妇职责履行的从属地位。这一策略既是对男性主流话语的妥协，也是女性在有限空间中争取创作自主的智慧体现。

- 🕒 2025-11-05 21:20:10

## 本书评论

清代闺秀诗人通过将“家务”（以“中馈”和“女红”为代表）这一日常化题材引入诗词创作，成功地在男性主导的文学传统与性别规范中，为自我表达找到了一个“合理性”空间，并在此过程中构建了独特的性别主体意识与身份认同。